

暴雨围城,他们救援在一线……

本报记者 张翀
本报通讯员 揭兴旺 王东升

23岁打工青年返乡救灾,被卷入洪水中失踪,80多位乡亲寻找三天,发现了他的遗体

被洪水吞噬的生命

在武昌打工的程志心神不安,家里临着一条河,一遇雨就潮湿,危险得很。想到这里,今天上午,程志就心急火燎地赶回了家。童银爱说,她这辈子永远都忘不了程志回家的那一天。6月29日是程志的生日,“他一踏进家门,就对我说,我过生日,妈妈你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?”听到儿子半嗔怪的口气,童银爱抱歉地说:“真是给忘了。”爸爸程泽华也说:“防汛太忙,爸爸也忘记了,明天给你补上。”7月1日一大早,程泽华为了给孩子兑现生日的诺言,到辛冲街上花12元买了一斤五花肉。妈妈做了一大碗红烧肉端给程志,算是给他补过生日。可是,一家人怎么都没想到,这竟成了程志最后一个生日。由于连番暴雨不停,防汛压力逐渐增大。全村200多人奋战在万米石渠西堤防汛

抗洪,人们冒雨装沙袋,装碎石,万米石渠北起旧街街的土河,长约万米,宽20余米。程志跟着村民们一起到了防汛一线,直到晚8时才回家。不料,天黑雨聚,还在巡堤的村支部书记王汝元听到有管涌流水声,跑回村到各湾组织村民上堤排险。程志听说有险情,要去。王汝元低声说:“你个小伢(当地方言),累了一天就别去了。”小小的摩托上已经坐了王汝元和开餐馆的熊财发,程志坚持要去,硬生生地挤上了摩托车后座。王汝元见他态度坚决,只好带着他,三人骑着摩托车向危险的堤段冲去,其他村民跟在后面跑。他们一人一个沙袋,一把铁锹,冲向管涌处。还有大约五六米时,熊财发大喊:“洪

水来了,快跑!”两天两夜未合眼的王汝元反应有些迟缓,他听到两声巨响,紧接着被大浪迎面袭来,倒进了水中。通过溃口,水相对变得平缓了一些,46岁的王汝元缓过一口气,抱住了一棵树,游了七八百米才回到了岸上。熊财发借着水性好,在水里用力一蹬腿,就从水底浮了上来,再游到了岸上。而程志却被大浪从背后袭来冲走了。一别竟是永远。随后赶来的80多位村民用四条船,找到了夜里12时也没找到他的踪影。村主任程金山在晚9时许,给程志的父亲打了电话,说他的儿子失踪了。程泽华寻子心切,下到齐腰深的水中寻找,依然未果。7月4日,程家人最不想见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在离家发地700米处,找到了已经飘

浮在水面的程志。程家湾前依然是一片汪洋,在程志遇险的溃口处,王汝元不停地絮叨:“要是坚持不让他程志一起来就好了。”程志只有初中文化,虽然家庭比较困难,但他不气馁,学会了轧钢筋,在外打工3年。听说弟弟失踪,程志的姐姐程梅和姐夫也从浙江打工地赶回了家。程梅悲伤过度一度住院,因放心不下父母,她又强撑着回家照顾双亲。程梅说:“弟弟性格温顺,从小就是个好孩子。”无比悲痛的程泽华说:“我为儿子感到骄傲。”事后,村里想在程志家找一张他的照片竟找不到,爸爸翻出了他的身份证。死里逃生的村支部书记王汝元悲痛地说:“我们失去了一个好青年。”目前,村里80多户人家都主动为他捐了款。

7月4日下午,武汉市新洲区雨还在下,天像漏了一角似的,从6月30日起雨水就没有停歇的迹象。

在新洲区辛冲街程村程家湾,四处弥漫着沉闷的气氛。80多位乡亲三天来一直在寻找程志。下午2时许,23岁程志的遗体终于被找到。

7月4日,下午5时许,《工人日报》记者跟船到了陈家湾七十五号,这里是程志的家;一间不到100平方米的老式平房,在陈家湾里林立的楼房中显得很另类。

这几天,程志的父母经历了人生中最跌宕起伏的阶段:6月30日,程志从打工地赶回家乡新洲辛冲街,成为防汛志愿者的一员;7月1日,他听说有管涌险情争上一线,不料洪水袭来被吞噬;7月4日,全村近80名乡亲寻找三天,终于找到了他的遗体。

程志的妈妈童银爱早就哭干了眼泪:“我总能看到他回来了,我的程志是一定能平安回家的。”

6月30日,入梅以来的强降雨,让一直

短短十几分钟,水位上涨了1米多,他刚把老人背上筏子,房子便轰然倒塌……

与洪水抢时间

本报记者 张翀
本报通讯员 黄红宣

他在洪水中划简易筏救了8个人,自家儿子却险被冲走。

43岁的李志权是黄冈市红安县城关镇李志权村二组组长,也是李志权村村民公认的“能干后生”。1991年,他初中毕业后南下打工,6年后带着妻子何艳回家创业养猪。夫妻俩勤俭持家,日子越过越殷实。2016年,李志权的养猪场已有母猪栏9个,大猪小猪共232头,价值30余万元。

7月1日上午11时30分许,暴雨已经下了整整20个小时。李志权窝在养猪场内,眼瞅着水位一点点上涨,快要漫进猪圈了。他搬出自己很久前扎的简易泡沫筏子,把妻子送回了村里。“志权,饲料款拿出来没有?”何艳问。原来,养猪场前几天赊购了8吨猪饲料,何艳把3.8万元钱藏在衣柜里。

“没呢。我回去拿,把猪赶到高处,莫让大水冲跑了。”李志权说着,划着泡沫筏子返回养猪场。可眼前的情景让他傻了眼:短短十几分钟,水位上涨了1米多,养猪场内一片汪洋,不少猪在水面挣扎。李志权正准备把猪赶到安全地方时,身后传来呼救声,呼救的是李保安一家。李保安长年在外打工,

85岁的母亲、老伴、儿子和怀孕8个月的女儿在家。此时,一楼被淹,一家人挤在二楼阳台,李志权迅速调转泡沫筏子。“快上来!十几分钟涨了1米多,好怕人!”他大声招呼李保安的家人登上筏子,送到了安全地带。“钱可以等一下再拿。我先到处转转,救人要紧!”李志权说着,划着筏子返回。没想到,这一转就是十几个小时,又先后救下4名被困村民,在救援李维海老两口时,老人说:“志权,找个高处把我们放下就行,快去救你家的猪啊。”

“先把人管着!”李志权说。55岁的汪年珍因车祸骨折,正在家里休养,被洪水困住,逃到二楼阳台。李志权赶到后,将她背上筏子。几分钟后,汪年珍家的老房子轰然倒塌。

救完了村民,李志权这才猛然想起,9岁的儿子还在养猪场,他发疯一般划着筏子冲回家去,见儿子正抓着看守房的屋檐哭喊,洪水已经淹到脖颈。他一把抱住儿子,泪水夺眶而出……

此次洪灾,李志权村重灾60户,倒塌26户,65间,无一人伤亡。而李志权为了救人,养猪场、榨油坊被毁,所有的猪、饲料、成品油及家中财物都被洪水冲走,经济损失高达60余万元。

目前,所有受灾群众都已安全转移。李志权又投入到安置工作中……



7月5日,湖北武汉,村民在洪水中划船。当天,举水河武汉段发生特大洪水,新洲区凤凰镇郑园村向家湾举水河西圩堤发生溃口。

暴雨雨中,武汉新洲区打工者来回忙碌,帮助转移安置受灾群众

每艘冲锋舟上都有农民工当义务向导

本报讯(记者张翀 通讯员凌志杰)7月5日,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依然在继续,武汉市新洲区已有23个村庄被淹没。这素有建筑之乡的美誉,大量村民在外务工。灾情发生后,这些打工者为了抢险重回家园,没有等候和停歇,冲进雨中。武汉市新洲区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告诉《工人日报》记者,灾情发生后,全区迅速组织万余名劳力抢险、抢排,不少村民自发加入救灾行动。几乎每艘进入受灾村落搜救的冲锋舟上,都有一位当地村民自发担任的义务向导,他们几乎全是农民工。“村里道路狭窄,还有树木,电线已经淹在水下。如果不熟悉道路,冲锋舟一旦被缠绕其中就会发生危险。”这些农民工友在冲锋舟上,帮着救援官兵捞电线,避树枝,在水里推舟拉船,劝说村民撤离。一旦看到有老弱妇孺的时候,他们还自动

让出位置。今年80多岁的喻婆婆如今安全地待在安置点里,家人在身边照顾着她,提起几天前在雨中遇到的那位小伙子,婆婆竖起了大拇指。7月1日,喻婆婆被洪水困在其中,刚被救援官兵救出抵达安全地带,一个小伙子就伸手要背婆婆,婆婆说什么也不肯让他背自己,她不相信眼前这位年轻人,紧紧拽着救援官兵的衣袖,不肯撒手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这位小伙子没有气馁,操着当地口音在雨中跟喻婆婆解释。最后,他感动了老人,婆婆转移到了他的背上。小伙子趟着水一路小跑来到一辆车边,小心翼翼地将婆婆放上车后,驾车将婆婆送到了安置点。事后,婆婆的家人才知道,这个小伙子叫徐超,武汉市新洲区三店街徐家墩人,今年26岁,一直在武汉从事建筑施工,听说

家中发洪水。当天清晨5点到家后,得知家人已经转移出来。随即就驾车赶到受灾区域,用车摆渡了十多位乡亲前往亲友处或是安置点。无独有偶。7月2日上午9点,武汉市新洲区三店街七里村何刘湾21岁村民何雄斌逆流1小时,找到救援官兵说:“我们湾子有70多户,都困住了。”7月1日晚,在外打工的他刚刚被迫切的雨情汛情催回。第二天天还没亮,何雄斌就发现:“水最深的地方至少有1.5米,一篙子下去见不到底。”他和弟弟找到一条船,将家人送出去安置好。考虑到湾子里的情况严重,还有很多人没撤出来,何雄斌又继续游向救援官兵的方向寻求支援。“那个时候全身上下都很冷,还很饿。”何雄斌回忆说,就这样,他把救援官兵带到了何刘湾,和他们一起奋战。



7月2日,湖北省武汉市新洲涂河村,消防官兵解救被困的村民。

今年新农合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再提高5个百分点以上

7月6日,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表示

- 今年我国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将再提高5个百分点以上
- 通过降低大病保险起付线、提高报销比例等措施,切实减轻农村贫困人口患者医疗支出负担
- 因病致贫在各地区致贫原因中都排在最前面
-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建档立卡数据,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中的42%是因病致贫返贫,有的地方甚至高达50%
- 全民医保制度防大病、兜底线的能力进一步增强
- 目前我国新农合制度已覆盖了97%以上的农村居民,政策范围内门诊费用报销比例50%左右,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75%左右

北京大学生进工地与农民工聊天交朋友,给他们提供健康、维权、心理方面的咨询帮助

一场工地宿舍的特殊对话

本报记者 赵剑影

6月22日晚8点,天色渐渐暗了下来。北京市亦庄一个项目工地门口停下来几辆车,走出来一群学生模样的年轻人。此时,项目上,工友们也都已经陆续下班。生活区响起了舒缓的音乐。来自四川的何朝德在工地上做了一天混凝土工,显得有些疲倦。同在工地上做工的妻子想让他一起去散步,被何朝德婉拒了,他想回到宿舍休息。他回到宿舍的时候,屋子里的兄弟们还没有回来,他一个人享受着这少有的静寂。何朝德住的宿舍是一个大概25平方米的简易房,让他很满意的是,宿舍里项目刚给他们装了新空调,在炎热而静寂的空气里发出“丝丝,丝丝”的响声。“干了一天活儿,吹吹空调就是惬意。”但这种平静很快就被一群年轻人打破,

“大伯,我们是大学生,这次来工地做志愿服务。您有健康、维权、心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咨询我们。如果没有,我们还可以聊聊天。”空调的声音很快就被这群年轻人的热情掩盖了下去,原本清静的宿舍里,瞬间坐满了人,四张上下床四周都挤满了工友。何朝德从床上起身,这个已经55岁的汉子,来北京已经快十年了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工地上做工了。“之前在工地上干活儿是为了孩子,现在是为了自己。”他告诉《工人日报》记者。他之前一直在省内打工,最近十年才来到北京。原来,早些年他为了避免女儿成为留守儿童,一直在四川打工。如今女儿已经36岁,在四川阿坝州做空调生意,外孙也已经8岁。他说自己终于可以“活出自己了。”说起打工生活,这个晒得黝黑的汉子说,他自以为还有一些技术,现在还有力气,希望自己多挣点钱,也算是为国家贡献力量了。

话没说完,就有工友起哄说:“不要看到大学生来了就吹牛皮,你一个做劳力的,算什么贡献。”“我有技术,有能力,既能赚钱养家,也能把工程质量干得很好,怎么不算给国家建设贡献力量。”何朝德说起来显得很不服气。“我计划58岁退休,我挣钱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子孙后代一个良好的教育条件。”他告诉记者,之前为了养女儿付出了很多心血,如今女儿也有了出息,他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。何朝德说:“我是现在项目年龄最大、时间最长的老员工了。对自己要求很严格,主要不愿让领导批评,也不愿让子孙辈的孩子看我笑话。”旁边的工友插话道:“他对工作特别认真,总是和我们说,混凝土的话虽然技术性不是很高,那我们也得拿出最好的,让我们盖的楼是最牢固的,要让人家看得起我们。”说话间,“大叔,这是我们给你带的礼物。”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给在

座上的工友都发了一些礼品和实用小册子。第一次来到工地做志愿服务的四川籍大学生叶筠告诉《工人日报》记者,她的爸爸也是一名农民工,长期在新疆打工。“我去过一次,环境没有这里好,真的很差。我来做志愿服务,主要是觉得他们很像我的父辈,聊起来有特别的亲近感。”北京市建筑工会副主席夏华告诉《工人日报》记者说:“随着城镇化的逐步推进,农民工来到大城市,不光挣钱养家,他们还希望提高自己的技术,得到别人的尊重,有尊严地生活。”负责该项目的中建二局项目经理韩桂中说:“我们希望工友们能体面劳动,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去。”据了解,该活动是由北京市建筑工会、劳动午报社和义联社工事务所共同开展的“进宿舍、聊聊天、交朋友”系列活动,通过工会工作人员和高校志愿者一同走进农民工宿舍,与农民工们一起聊天交朋友,能够更了解农民工的需求,在更多方面帮助他们。

【一周大小事】

农民工假扮交警执勤 警方处罚相关负责人

据中国青年网7月1日报道,近几个月来,312国道榆中清和段维修改造施工。为确保畅通,施工单位中交二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购买了10余套“山寨”警服发放给农民工,冒充警察指挥交通,不罚款。目前,当地警方已经收缴包括警服在内的警用器具,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。【点评】针对这一事件,人们看法不一。有司机表示,如果不是他们,拥堵更严重,也有人从法律角度提出了批评。根据法律规定,非法持有、使用人民警察制服和标志的,属违法行为。因此,对涉事农民工进行处罚于法有据。但是,处罚了相关负责人,并不等于就解决了问题,交管部门应该着手解决执法困难。

南昌一企业欠薪百万元 多次承诺支付屡“食言”

据《江西日报》7月4日报道,南昌大众钢铁工程有限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110万元,该公司曾多次向当地人社部门承诺兑付农民工工资,但均没有履行。据记者调查,南昌大众钢铁工程有限公司的资料显示为重合同守信用企业。目前,当地人社部门已就此立案调查,准备向法院起诉。【点评】一次次给农民工希望,又一次次让农民工失望而归。该企业为何不给工钱?不是资金链受影响,不是无钱可发,而是把农民工工资放进了自己腰包,其性质之恶劣可见一斑。只是,这种毫无诚信可言的企业是怎么被评为“AAAAA资信”企业的?另外,当地人社部门是不是应该更加迅速、更加主动作为,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,人社部门应该责令其限期整改,拒不整改就应该移交公安机关处理。

农民工尘肺病情加重 公司被判加赔42万元

据《羊城晚报》6月29日报道,广东汕尾市尘肺病农民工熊高林获得赔偿后不久,病情加重。于是又提起诉讼,要求职业病加重后的差额赔偿。经过3年的时间,再次基本走完了职业病求偿的全部法律程序。日前,熊高林终于等来了法院的终审判决——获得公司加赔42万余元。【点评】尘肺病人获得赔偿后病情加重再次提出赔偿诉求,是否属于重复诉讼此前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。而此次广东汕尾二审法院终审判决予以支持,对类似案件具有一定的指导性。实际上,尘肺病目前在医学上是不可逆的。熊高林此次诉讼请求得到支持,也印证了尘肺病作为持续性侵权损害的特殊性。

农民工子女返乡入学 生活学习普遍不适应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7月4日报道,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目标执行流于表面。在回故乡之后,返乡子女普遍存在着日常生活与学习不适应的情况。一位基层教育部门工作人员表示:“只要我们把返乡的农民工子女照单全收,放进学校,不存在学生学无可上的情况发生,这项政策也就算执行了。至于放在什么学校,是否要做到区别对待,有针对性地关怀,这些只能是倡导了。”【点评】“农民工返乡子女”是不同于“留守儿童”和“随迁子女”的一个特殊群体,他们因种种原因从父母打工城市回到家乡,面临他乡与故乡、城市与农村、流动与留守等方面的文化适应及冲突问题。这个时候,就需要学校对他们针对性地关怀和教学辅导,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当地的教学环境和教学进度。但遗憾的是,一些基层教育部门和学校并没有这么做。这与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不符,也不利于返乡农民工子女的成长。(点评 杨召奎)